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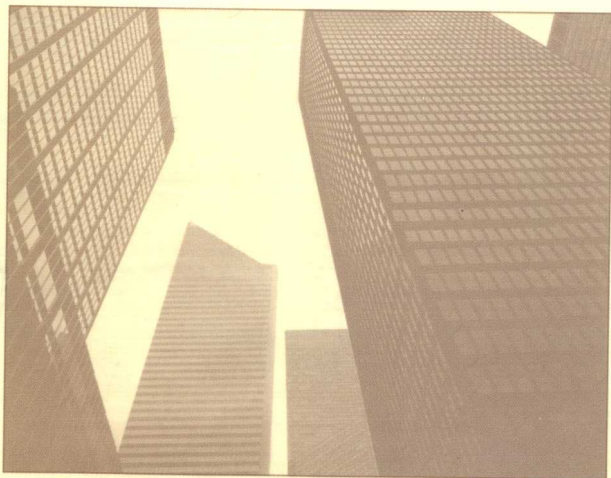
沙与海

郑世隆文学作品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沙与海

郑世隆文学作品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与海 / 郑世隆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182-4

I. 沙... II. 郑...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22710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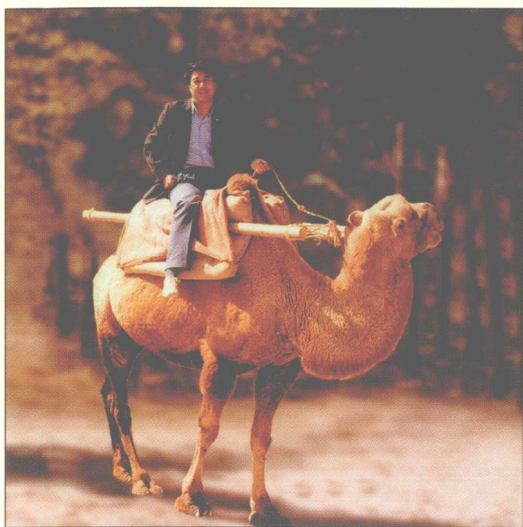
天津市海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3 字数 312 千字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24.00 元



作者简介

郑世隆 笔名石农。天津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会理事，外联部主任。历任《中国电子报》驻甘肃记者站站长、深圳特区分社常务副社长。主任记者。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公关处负责人。中国电子工业部文学艺术学会文学部部长、甘肃作家协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深圳市华夏瞭望文化传播公司、深圳市世纪东方广告公司董事长。发表作品约300万字。十一次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



作者简介

郑世隆 笔名石农。天津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外联部主任。历任《中国电子报》驻甘肃记者站站长、深圳特区分社常务副社长。主任记者。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公关处负责人、中国电子工业部文学艺术学会文学部部长、甘肃省作家协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深圳市华夏瞭望文化传播公司、深圳市世纪东方广告公司董事长。发表作品约三百万字。十一次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

目 录

散 文 卷

连心曲.....	3
乌鞘岭上.....	9
翡翠海	15
南极浮冰上的搏斗	21
柴达木人的风骨	27
裹着雪花的鹅卵石	33
龙羊峡放歌	39
南极先驱	42
大漠魂	48
盐晶灿烂	52
柴达木夜行	56
微波的韵律	61
普陀素菜有涛声	66

小说卷

鬼灵精外传	71
“百事通”让贤	82
开窍儿	91
旅客	104
清晨	116
哥儿们,为三十岁干杯	120
多余的人	134
权限之外	147

纪实卷

《红楼梦》化妆师	217
马踏飞燕腾飞记	234
星光赋	246
走进海市蜃楼	264
特区人讲述的敦煌故事	314
后记	433
附录 郑世隆文学作品集书目及其他	435

散 文 卷

连 心 曲

东方欲晓。一阵湍急的驼铃声，像清越的琴音，奏起黎明前的序曲。军医韩菊花背着红十字药箱，加鞭催驼，疾驰在一望无垠的沙海中……

是什么焦心的事情，叫她紧皱起细密的眉毛？是什么紧急的情况，使她连满脸的汗水也顾不得擦一擦？啊，我们的女军医，此刻要赶向百里外的扎干湖畔，赶到病危的贫下中牧吉格琴玛老阿妈的毡房里。

拂晓前，韩菊花从昏迷中醒来，听到牧业队一位社员和护理员小托娅的谈话声。那位社员告诉托娅，牧业队长若尔巴图放牧未归，他的母亲吉格琴玛又吐血了。为了让生病的解放军额木琪好好休息，便只向托娅要了一瓶急救用的葡萄糖液，匆匆走了。韩菊花不顾小托娅的恳求，毅然背起红十字药箱，跳上驼背追去。

仲夏的戈壁滩，太阳刚刚升起，连绵起伏的沙丘，闪烁着金子似的光芒。嫣红的霞光，把缓缓浮动着的云朵镶嵌上玫瑰色的花边。那些沙蒿子、红柳行子、芨芨草，都披着晶莹的晨露，在湿漉漉的空气中，尽情地抽芽绽蕾，伸展着婀娜的腰肢……

戈壁的清晨多么美啊。可是，韩菊花无心欣赏这些。在她的眼前，时而映出吉格琴玛阿妈慈祥的笑脸，时而又映出老阿妈

那痛苦的面容。

关于吉格琴玛阿妈的病由，韩菊花随解放军医疗队来到这里的当天，就在吉格琴玛阿妈的毡房里听说过了。

二十八年前，解放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腾格里沙漠。双手浸满奴隶鲜血的南云旗王爷，抓了一批奴隶，给国民党残匪修飞机场。为了镇压奴隶反抗，他下令活活抽死了领头造反的奴隶。奴隶的妻子吉格琴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领着儿子若尔巴图，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解放军，自告奋勇担任向导。寒风呼啸着，吹打在吉格琴玛不屈的脸上。她大步走在前头，轻轻地唱着一首深情的歌：

戈壁上的红柳不屈地将头高昂，
黑牢里的奴隶盼望着红太阳。
解放军和穷苦人心连着心，
闪闪的红星给戈壁带来霞光……

黎明前，解放军先遣连奔袭了机场，全歼了守敌后，撤出阵地。由于狗腿子管家告密，吉格琴玛被捕了。王爷决定处她死刑，向她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当吉格琴玛苏醒时，发觉自己躺在一位女军医的怀抱里。原来，当她刚一栽倒在血泊里的时候，解放军冲进了王府，救下了生命垂危的吉格琴玛。

解放后，古老的腾格里变得年轻而美丽了。沙漠的主人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牧业生产高潮。

吉格琴玛主动来到军马场传经送宝，不分昼夜地干了起来。肋下的老伤隐隐作痛，回到家里时，突然开始吐血了……

韩菊花想到这里，将骆驼猛抽了一鞭。沙漠之舟扬起四蹄飞奔起来。眼前，仍是一望无边的沙丘。太阳升到天顶，把沙粒烤得透出着缕缕气流。骆驼涉过一座沙丘，累得直喘粗气，吐着黏沫。热风扬起沙子，像火碓子炙着面颊。她舔舔布满血丝的嘴唇，觉得针扎似的疼。她咬紧牙关，继续坚持着……

戈壁滩的天气，就像万花筒，变幻无常。刚才还是骄阳似火，现在又刮起了狂风。顿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沙漠像不安宁的大海，翻腾着，喧嚣着。韩菊花跳下驼背，拉呀拽呀，但仍渐渐陷到沙窝里。她觉得呼吸开始急促起来，胸口处就像压着铅块。她奋力脱下军衣，把药箱裹紧搂在胸前。风沙越来越猛，渐渐地把她半截身子掩了起来。不，绝不能这样被困在沙窝里！顿时，老阿妈那重病的喘息声响在耳畔，压倒了狂风的嘶鸣。

突然，她看见前方，那位取药的蒙古族社员，也正顶着狂风，艰难地走着。她奋力呼喊一声，便失去了知觉……

社员听到呼喊，急忙奔过来。他看见带病赶来的解放军额木琪已经面孔苍白，昏倒在沙丘上。

水！这时候要是有水让晕倒者喝该多好啊！那位社员在沙丘边找到了额木琪跌落的水壶。只见壶口敞着，里面那点宝贵的水，已经淌掉了……

在没有饮水的情况下，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社员很快把女军医扶上驼背，拼力挣着向前走去。突然，前面沙梁背后传来了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原来是若尔巴图队长他们的牧群，正踏上归途。社员迎着马蹄声，拦住了疾驰的马群。

若尔巴图和牧业队的几个社员折回到这里。人们围着急促喘息着的韩军医，心急如焚。在长途跋涉的归路上，牧业队带的水也刚刚用完。哪里还有水呢，哪怕是一点一滴！突然，若尔巴

图眼睛一亮……

韩菊花昏迷中只觉有一股沁人心脾的甘泉，汨汨地流进喉咙里，多么甘美，多么香甜啊！她渐渐苏醒过来。当她完全清醒时，发觉许许多多社员的眼睛在望着她呢。牧业队长若尔巴图那赭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着那大嘴巴的张开，一对黑溜溜的瞳仁里闪出了惊喜的光芒。他长吁出一口气，舒展开了密蓬蓬的眉毛，高兴地说：“哎！醒过来了，可醒过来了！”又转身拉起骆驼，要亲自把她送回医疗站去。

韩菊花这时完全明白过来。啊，原来是蒙古族兄弟在风暴中，及时救下了她呀！现在为了她，若尔巴图竟要扔下病重的老母亲，送她返回医疗站！……顿时，皑皑雪山、茫茫草地上，贫下中牧冒着生命危险给子弟兵带路，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抢救和运送解放军伤员的英姿，闪现在她的眼前。她挣下驼背，劈手夺过队长手中的缰绳……

“解放军额木琪！……”若尔巴图怔住了。当他明白了女军医的行动时，急忙赶上去抢那缰绳。但是，只听女军医坚定的声音说：“不，不！阿妈正盼着她的闺女！……若尔巴图大哥啊，你不要再夺我手中的缰绳了！”她把混着雨珠儿的泪花一抹，理理被雨水打湿的短发，催驼而去了。

风停了。蓝天下，飞驰着骑手们剽悍的剪影。

远方，扎干湖畔的蒙古包，星罗棋布地洒在金色的戈壁滩上，好像在朝他们急切地呼唤……

他们终于来到吉格琴玛的毡房前。韩菊花冲进毡房，老阿妈正处于严重昏迷状态。她立即进行了仔细的诊查，并决定输液。她迅速取出药针，请若尔巴图把从医疗站带回的葡萄糖液交给她。

队长躲闪着,背着手踱出了毡房。好一会儿,又磨磨蹭蹭走了进来。两只粗壮的大手,不自然地揉搓着袍襟。她再次催促,若尔巴图才从贴身的胸衣里拿出那只瓶子。她连忙接在手中,正要把针头插进瓶口,才发现瓶子是空的,空的!……

啊! 她的眼睛张大了……她想起自己伏在驼背上时,嘴里含着的股股甘泉。那余味,此刻也还在浸润着喉咙呢! 她明白了:当她昏倒在沙滩上的时候,那瓶将用来拯救阿妈的宝贵的药水,已被若尔巴图大哥灌进了她的嘴里! ……热泪啊,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顺着她的脸颊,扑簌簌地滴在那颤动着的针管上。若尔巴图跌跌撞撞地跑上来,紧紧攥住女军医的手,恳切地说:“解放军额木琪……”

韩菊花任凭热泪涌流着。她仰起头来,苦苦思索着拯救阿妈的办法,难道就这样一筹莫展地望着老阿妈躺在毡褥上吗? 我军医务人员,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不是曾用自己的鲜血,输给那些失血过多的战友吗? 猛地,她捋起袖子,把闪亮的银针,插进胳膊上的血管里。

“不! ……”若尔巴图一步抢上来,伸出大手。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两颗滚热的泪珠。

韩菊花微笑着推开那肌肉隆起的臂膀。殷红的“O”型血液,随着针柱的吸动,涌进粗大的针管里,又缓缓地、无声地流入吉格琴玛阿妈的心脏……

吉格琴玛阿妈睁开了眼睛。若尔巴图和韩菊花都笑了。他们的心啊,随着那深情的笑声,更紧地连在了一起。

骆驼队上路了,戈壁滩上又响起了古格琴玛阿妈和解放军额木琪的歌声:

美丽的戈壁啊,为什么披满霞光?
那是闪闪的红星把它照亮;
伟大的长城啊,为什么坚不可摧?
那是人民的乳汁铸它成钢!

1977 年 8 月

乌 鞘 岭 上

前不久，作家协会组织我们到甘肃参观。头一站就到了河西门户——群山叠嶂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城。翌晨，乘车驶向距县城东约20公里的乌鞘岭，去造访高山荒原气象站那耕云播雨的人们。

公路顺山势蜿蜒，汽车喘息而上。路两旁，一颗颗一簇簇的野花在金飞碧闪的油菜田坡上晃动着小小的蓓蕾。淙淙的山溪在嶙峋的岩石下哼着小曲儿，亭亭玉立的白杨在深幽的罅隙里轻轻击着掌。多么静谧的山，多么神秘的谷啊。不由得使人神驰思荡，如醉如痴了。

约莫半个时辰，汽车已裹在棉絮般的云里头了。从车窗伸出手去，能抓到一把云，一团雾。苍鹰在脚下盘旋，像一片悠悠飘飞的扁叶。山与山膀臂相接，似乎弯弯腰就会搂抱一起。不禁使我记起李白吟咏巴蜀山川的名句：“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看，那就是乌鞘岭主峰！”

这时，同伴们嚷叫起来。只见云披雾障的前方，兀地抖起一座巍巍高峰，在寥廓的空际，劈云斩雾，直插九重。活像一柄乌光闪烁的宝剑，倚天而立。

汽车正行间，忽然眼前蹦出一个土坯墙围合的院落来。啊，这就是慕名已久的乌鞘岭气象站。它像个睡在襁褓中的婴儿，偎依在大山妈妈那博大深宏的胸怀里。

说来也奇，险峰大山之上，总会伴着朦胧缥缈的云；而沐浴着天风雨露的地方，人也就显得质朴敦厚。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他们一副健美红润的脸颊和一颗颗比山岩还要坚韧、比金子还要明亮的心。

气象站站长，一位40岁左右、古铜色脸膛的中年人，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你们大清早上岭，肚子准是咕咕叫了吧？”说着，站里的老后勤给我们端来一碗碗蛋汤。那汤，热气扑面，漂着翠嫩的葱花和黄澄澄的油珠儿，真真逗人馋涎。听说这里缺少蔬菜，鸡蛋更是罕有，足见主人的盛情了。正要推辞，站长笑道：“咱这荒山大岭，平日里连个鸟雀也不飞来，你们是稀客呀，略表我们一点心意嘛！”

虽是7月尾梢儿，小屋里还拢着煤火。圆盘炉口跳动着活泼鲜亮的火苗儿。煮的茯茶在搪瓷缸里泼泼地响，溢着沁人心脾的香味。站长的单人床上，铺着厚茸茸的毛毡，墙上挂着旧帆布雨衣、老羊皮袄，门槛边摆着高筒胶靴。这是当地的“四大件”，一年四季都离不得的。特别是乌鞘岭，它海拔3000多米，地处高寒，雨雪风雹轮番光顾。春夏之交，每小时温差竟达摄氏10度。冬夜里，大雪常把小屋埋起，连门也休想推开。

“天公作美哟！常常优待我们在冰箱里冷藏！”站长昂着下颏直乐，多么惬意！是啊，这位给风雨切诊，为霜雪摸脉的人，说到老本行，怎能不如数家珍呢。

站长拨拨火，嚼了口浓酽的茶，又抹抹嘴唇，说：“像我们这种台站，省里还有几处呢。华家岭、喇嘛寺、野马盖、松山、梧桐